

# 王林文集

WANG LIN WEN JI

王林 著  
⑥



解放军出版社

# 王林文集

(第六卷)

叱咤风云

王林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王林文集/王林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 - 7 - 5065 - 5810 - 5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1294 号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:100035)

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147.625

字数:2055 千字 印数:1000 册

定价:280.00 元(全七卷)

—

一九三五年，也就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的第四年，一个初夏的黄昏，山海关外的长城脚下，一堆堆烈火围着山庄在燃烧。从火光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，火堆后面布满了弯弯曲曲的简易工事。工事里站着头戴钢盔、身穿黄军装的日本关东军讨伐队。他们架着歪把子轻机关枪，端着“三八”大盖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火堆里的开阔地，准备随时歼灭被围困在里面的一支抗日游击队。

这座被寨子炮火袭击过的山庄，房倒屋塌，硝烟缭绕，断垣残壁中间人影在穿来穿去，有的手里紧紧地握着枪支、手榴弹；有的提着歪把子机关枪，准备找机会突围。

一个矮墩墩、挖掌撒着连鬓胡须的人，把手里的驳壳枪朝天空一举，膛音很重地喊道：

“弟兄们！”

紧紧握着武器的人们一齐聚拢过来。

矮墩墩的人满口山东腔说道：

“弟兄们义气，捧俺扛大旗打小鬼子，可是兄弟能耐不大，叫弟兄们吃了亏，有的被打散，有的流血牺牲。今天本想领着大伙穿过封锁线，冲到长城脚下爬豁口子进关，不料想又被小鬼子围困在这座山庄里。弟兄们甬着急，甬埋怨，俺姓丁的总得对得起大伙。俺马上就带着机关枪班打头阵突围。枪子儿碰到脑袋上，无非是钻个窟窿眼儿，那咱们就下辈子再上山聚义！”

黑影里又冲出一个瘦高个人影，满嘴的东北口音，微微有点儿气喘地说道：

“大队长，同志们，我刚跟侦察班爬近火堆探了探，不像远远地看着

那样不能突破。古人使用过火牛阵冲锋，咱们今天用火牛阵突围。火牛身上再拴上手榴弹，把小鬼子的火堆和火力点冲散冲乱，咱们就趁机冲出去！”

游击队员们立刻惊喜交加，纷纷议论道：

“用火牛阵突围，好！”

“还拴上手榴弹，妙！”

“还是白主任有高招儿！”

矮墩墩的大队长，喜欢得连鬓胡须都挖挈起来了，转身向瘦高的白主任说道：

“老白，你究竟喝过墨水，到节骨眼儿上真有两下子，好，今天晚上突围，听你的！”

瘦高个子叫白山，是共产党员，可是在这股东北抗日游击大队里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“武装群众，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”。从那时起，白山就由满洲局派到辽西、热河发动群众抗日。他到了辽西，争取得这股绿林弟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。他在队里担任政治主任。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爆发，他们游击到长城附近侧击日军。不料国民党政府跟日本签订《塘沽协定》，出卖了长城抗战。他们就地坚持两年，最后弹尽粮绝，白山和丁队长想拉着队伍爬长城进关，却在这个山庄被鬼子讨伐队包围了。鬼子经过一整天的进攻，攻打不下，傍晚又增兵构筑工事，燃起火堆封锁村里的游击队，准备天明发起总攻，血洗这个山庄。丁队长想自己打头阵，孤注一掷冲一下子，冲不出去也可以算条英雄好汉。此刻他听白山提出了火牛突围方案，又充满了胜利的信心，满意地接受白山的主张，兴奋地说道：

“那咱们就赶快找老百姓牵牛、泼煤油吧！”

白山沉着地回答道：

“老百姓也都看出小鬼子明天要下毒手，我说用火牛阵往外冲，他们也非常赞成，说留着这些牲口也是给小鬼子用，叫我们拉着走。我也叫侦察班收集煤油去了。”

队长更加兴奋地说声“好！”转身吩咐左右道：

“各分队派人找侦察班，拉牲口拴手榴弹！”

不一会儿，各分队拉来一头头大犄角牛和驴、骡，往牲口脖子和尾巴上拴手榴弹、泼煤油。村头上摆列出煤油味儿呛鼻子的黑影子。丁队长走近白山悄悄问道：

“开始吗？”

“先等一等！”白山回身说道，“手榴弹都是用绳子拴的，火一烧就断。来不及再找铁丝，就不要先点火，用刺刀赶着牲口朝火堆冲！”

队长点头会意，转身向全体队员发布了命令：

“不要点火，先撒开缰绳，用刺刀猛刺，赶着牲口朝火堆冲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黑影里的牲口立刻朝火堆发狂地蹿去了。

伏在火堆封锁线外简易工事里的鬼子，以为山庄里的游击队冲出来了，慌忙开足火力拦腰扫射。身上带着煤油和手榴弹的牲口，有的冲到火堆旁中弹栽倒，有的蹿过火堆冲入日军阵地，变成一团火狂奔乱窜，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。鬼子阵地立刻乱作一团。游击队趁这有利时机，发动了冲锋。战士们有的端着机关枪冲锋，有的冲入敌阵怒吼着拼刺刀，很快就杀出一条血路，突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线。等到敌人重新整理起队伍来追击时，他们已经隐没在黑茫茫的山沟里了。

群众突围以后，热土难离，携眷带口往附近山沟里找个隐蔽的地方躲避起来了。游击队趁夜色茫茫顺山沟奔驰了几十里，脱离开日军的威胁。他们来到一处有潺潺流水的山涧，天已微明，队长下令就地休息和造饭。白山往各分队巡视，查点了人数，对伤员进行了安排。他回到大队部所在地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，突然听见鼙声如雷，转身一看，只见丁队长斜倚着岩石睡着了。

战士们吃饭后继续前进。他们为了防备敌人跟踪追击，就专找荒山密林、绝崖峭壁行走。沿途虽然也还有三五家尚未被敌人赶走“归屯并户”的人家可供休整，但是他们进关心切，一路马不停蹄，迅速向前奔走，一直走到夕阳西下。丁队长和白山研究了情况，等到夜色降临，派出前卫部队从豁口上了长城，一部分担任警戒，一部分探路。接着全体队

员就悄悄地攀上长城，一点儿也没有被龟缩在烽火台营房里的敌人察觉。再一下城墙，就是渴望已久的关里天地了，一个个游击队员都情不自禁地嚷道：

“可进关啦！”

“可不再受小鬼子的气啦！”

丁队长望着长城南的茫茫夜色，突然回转身，不服气地拍拍胸脯说道：

“小鬼子，告诉你，俺们可不是叫你们打败逃进关里的！是好汉，你们等着，俺姓丁的早晚有一天还要打回来！”

战士们也都跟着队长转回身，遥望着东北的大好河山，难舍难离，刚才还在嚷嚷“可进关啦”的队员，马上又反问自己：

“把爹娘扔下不管啦？！”

有的战士弯腰抓把关外的黑土带在身上留做纪念，有的拔起野花、野草，高高举着说道：

“东北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中国的，小鬼子，你们只能疯狂一时，我们早晚要回来跟你们算总账！”

白山默默地望着夜色茫茫中的大好河山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国民党节节退让，使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全都成了亡国奴！中国工农红军呀，你们在哪里？仍然在江西被国民党‘围剿’吗？内战何时才能停止，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何时才能收回？……”

就在这支抗日游击队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山区的同时，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，跟日本驻华北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比《塘沽协定》更无耻的《何梅协定》。他在完成这项卖国交易以后，立即向蒋介石做了报告，受到蒋介石的赞许和慰勉。当他正在怀仁堂办公室里踌躇满志的时候，值班参谋毕恭毕敬地进来报告：

“有流寇一股，约百人上下，枪械破烂不堪，自称‘辽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’，偷越长城进入冀东‘非战区’，恣意宣传仇日抗日，并就地筹款征粮。日方又提出紧急抗议……”

胖得滚圆的何应钦，一向以儒将自诩，待人接物装得温文尔雅，今天

却一反常态，凶相毕露地说道：

“什么抗日救国？纯系共匪借抗日救国之名，行祸国殃民之实！”考虑片刻，就向立正站在面前的值班参谋吩咐道：“把参谋长请来！”

游击队进入关内，在平谷县杏林沟的一个山庄驻下，白山就带着侦察员小刘，乔装成办山货的商人，向北平城出发了。他的第一步计划，是以接洽游击队的给养问题去找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。去年，这个组织曾经派了一位叫赵丰的代表到关外跟他们联系过，并且给过经济支援。他还想通过赵丰试探着找寻党的地下组织。

他们雇了两头赶脚的山驴，踏着崎岖的山间小路直奔北平。当天出了山，第二天上午赶到东直门，在门洞里经过警察的检查，平安地进了东直门，正想找个小饭馆打尖儿，迎面飞来一个骑自行车的，沿途喊叫：

“北平《实报》！北平《实报》，重要新闻！……”

白山招手叫住报贩，取零钱买了份《实报》，展开一看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行黑体通栏大字标题：

“中央国民政府《睦邻令》”。

白山急忙往下看，这些字句特别刺眼：

“我国当前……睦邻尤为要着。……对于友邦……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。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，以妨国交。兹特重申禁令，仰各切实遵守，如有违背，定予严惩。”

白山一看这道《睦邻令》，就感到国民党对抗日人民杀气腾腾。于是打发侦察员小刘先回杏林沟，要丁队长提高警惕，提防任何部队借这道《睦邻令》火并游击队。并且吩咐小刘见到丁队长以后，就回北平城，每日黄昏在前门箭楼的门洞里碰头。

打发小刘走了以后，白山就到西城“奉天会馆”去找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。

“奉天会馆”是个中国老式的四合院子，门楼高高的，古色古香。“奉天会馆”四个大字镶金横匾，已经乌黑，会馆大门里传达室旁，有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在生煤球炉子。白山迈进高门槛上前问道：



“借光老大爷，‘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’在这疙瘩办公吗？”

老头吃惊地抬起头来，打量打量白山，回答道：

“不知道，没听说过。”

白山看出老头面带惊慌之色，说话也吞吞吐吐，顾虑重重的样子，估计他心里有话不肯明说，又试探着问道：

“赵丰先生住在这疙瘩吗？”

老头突然睁大眼睛警惕地朝大门外望望，回身向白山一挥手说道：

“赶快走你的，再晚一步就要吃官司！”

白山一怔，知道这里出了事，连忙离开会馆钻进了小胡同。此后几天，白山又向别处打听，知道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已经被北平军分会查封，赵丰也下落不明。他来的希望完全落空了，只好找个公寓赁间小房住下，每天黄昏到前门箭楼下去等侦察员小刘，看看游击队有变化没有。他一连去了五六天，也没有见到小刘的影子，急得他成天坐立不安，夜不成眠，最后决定回杏林沟看看去。

第二天清晨，白山到东直门雇了匹脚驴，顺原路奔平谷县而去。转天傍晚午，进入杏林沟，见那山庄上冷冷清清的，好像没有驻扎任何队伍。白山正在诧异不安，跑过来一群儿童，他们有认识白山的，就问道：

“白主任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啦？”

白山更一惊，回问道：

“他们往哪里去啦？”

儿童们天真的争着说道：

“嘿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，他们开走啦！”

白山还以为队伍往哪里开拔了，便去找曾经拜访过的村长。村长正站在家门口，见白山匆匆走来，满脸笑意地迎着，打招呼道：

“白主任，你们到西边改编得怎样啦？”

白山一听“改编”，意识到队伍出了意外，赶快顺口掩饰道：

“我上北平办事去啦，没想到他们开拔得这么快！”

村长把白山让进家里，端来烟筐箩递上烟袋，说道：

“白主任在关外许是不知道，《塘沽协定》以后，我们冀东二十二县

成了‘非战区’，由地方保安队维持地面，不许中国军队开进来，更不许驻扎反日抗日的队伍。前些天有一股东北义勇军，从关外爬长城进来，惹得日本提出抗议，吓得老蒋叫何应钦赶快赔礼道歉。你们也是东北抗日军，驻在这里，岂不是也要惹得日本抗议，所以来了个什么北平军分会的联络参谋，把你们那伙人调出‘非战区’到牛栏山那一带改编去啦。”

白山心跳得很厉害，却不得不装出笑容，说道：

“好，谢谢村长！”

白山忘掉饥饿，走出村长家，雇匹脚驴，直奔牛栏山而去。

牛栏山是山区一个大镇子，白山骑着小驴赶到后，天色已黑，便住了小店。他时时刻刻保持警惕，模仿着平谷山区的口音，自称是杏林沟的小学教员，有个兄弟不辞而别，跟着东北义勇军往西开拔了，父母不放心，他赶来打听兄弟的去处。店主胖得脸上冒油，光着膀子，肩膀头上搭着长长的一条毛巾；毛茸茸的胸脯上流着大汗，肚子鼓起着像抱着个大西瓜。此人是个黑白两道、神通广大的地头蛇。南来北往的旅客住店，他很爱打听闲事，耳朵也特别尖。他听着白山是平谷山区口音，就神秘地、讨好地说道：

“别再打听啦！幸亏碰到我，要是碰到他们，就要叫你吃官司！”

白山装不明白，故作吃惊，悄悄问道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？哼，你说的那股义勇军，开到了西边十三陵的山沟，就被早布满在那里的中央军包围住消灭了。这帮东北胡子还真是干家，硬是不缴枪。子弹打光啦，抡枪把子跟中央军拼，真有种，真有种！”

白山这才弄清楚游击队战友们的命运。他心情沉重，但还得强作镇定地问道：

“都被打死啦？”

“都打死了没有，我没有亲眼见。反正那条山沟仍在戒严，许进不许出。你要是找去，准落个‘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的没回的’！”

白山眼前一黑，真想大哭一场，但仍然克制着内心的激愤，掩饰道：

“我回家可怎么给老人说呢？！”

“就说开到西边很好，哄得老人放心就算啦！”

白山怕小店人来人往，情况复杂，不敢再多追问，又到街上打听了一遭，人们说的也都和店主说的一样。他痛苦和懊悔得一夜没有合眼；第二天一早只好雇头小驴仍赶回北平去了。

## 二

白山回到北平，赁了公寓住下。他回忆起长城外的枪林弹雨生活，回忆起游击队战友们那种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……他们没有死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，竟然被国民党的屠刀杀害了！真是气得他心脏都要爆炸了。

现在，他和党组织既失去了联系，环境又这般险恶，咋办呢？他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去看报，想从各地报纸上寻找出中央红军到达的地点，准备前去投奔，拿起枪杆子干一场，才解心头之恨！但是报纸上透露的消息互相矛盾，有时说红军到四川境地，有时又说，转回云南、贵州了。

这一天，白山从北京图书馆出来，进了北海公园，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了下来。他在沉思，考虑如何找到党；如何重新组织起队伍来打回东北去，或者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。他忘掉饥饿，忘掉时间，直到黄昏，还坐在五龙亭的红漆宽栏杆上沉思，忽然听见水边柳荫下传来仿佛女人哭泣的声音，不觉一惊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。站起来走近一看，并不是哭泣，而是两个女学生唱歌，一个在教，一个在学唱，声音虽不大，但入耳清晰；苍凉之中含有悲壮的气氛：

……“九一八”，“九一八”，  
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  
“九一八”，“九一八”，  
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  
脱离了我的家乡，  
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！

流浪！流浪！  
 整天价在关内流浪！  
 哪年，哪月，  
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？  
 哪年，哪月，  
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？  
 爹娘啊！  
 爹娘啊！  
 什么时候，  
 才能欢聚在一堂？！

白山听着钻心的歌声，心头一阵酸楚，不由得泪水流了下来。这两个女青年，在薄暮中的柳树下，对着湖水站着，从背面的轮廓上看，唱歌的清瘦细高，穿着天蓝色“阴丹士林”布的旗袍，两条大黑辫子特别引人注目；学唱的中等身材，穿着玉白色的短褂，深绿色的长裙子，头发黑黑的，体形丰满。从那微带颤抖的歌声中可以听出，她们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。

白山为这思念东北故乡的歌声所吸引，再一细听，忽然觉得这歌声有些熟悉，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见过似的，究竟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呢？他努力地思索着。这时，那个学唱的女青年说：

“燕姐，再多教我几遍吧，我唱得还不熟！”

“燕姐”，一个多么耳熟的名字呀！白山的心弦被拨动了一下。这时，被称为燕姐的女青年天真活泼地晃一晃她那两条大黑辫子，同意地说：

“好，再唱几遍！”

两个女青年的歌声又响了起来：

我的家，在东北松花江上，  
 那里有森林煤矿，

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

那里有我的同胞，

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

“九一八”，“九一八”……

白山听着这熟悉、亲切的歌声，凝眸细看那教唱的女青年，差一点儿要惊叫起来了。她竟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前他在松花县乡村师范学校教书时的学生洪燕！

“九一八”事变前，白山在松花江畔的松花县，以乡村师范学校语文教师为掩护，做党的地下工作。这个学校有一名女生名叫洪燕，她不但品学兼优，而且颇有艺术天才，尤其喜欢唱歌。她唱《东北地方好》这首民歌顶是拿手。学校开游艺会时，啦啦队总要一遍又一遍地啦啦她：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

白山发现她有这个特长，就叫她联络同学，成立歌咏队。洪燕很快就组织了个歌咏队，一个星期天，他们到松花江的沙滩上练歌唱。忽然间，阴云密布，白山看着松花江上的飞燕迎着暴风雨翱翔，情不自禁地朗诵起高尔基的散文诗《海燕》来。白山朗诵完了，洪燕那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一亮，兴奋地问同学们道：

“咱们的歌咏队起名叫‘海燕歌咏队’好不好啊？”

同学们都热烈地赞成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于是这个以洪燕为首的歌咏队，就正式命名为海燕歌咏队，并且逐渐扩大到全校各班。白山见她接受革命思想快，又有组织能力，经过了几次斗争锻炼，便介绍她参加了共产党。

松花县乡师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工作开展得很快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。有一天，白山在校园跟一个教师谈话，洪燕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：

“军队警察包围了学校，来头不对，白老师赶快躲一躲吧！”

白山一愣，洪燕接着说道：

“你跟我来，从女宿舍翻墙过去，先到我家避一避，看看是咋回事，晚上我回家时再把情况告诉你。”

白山转身跟着洪燕从女生宿舍翻墙出校，穿过小胡同到了洪燕家。洪燕的父亲一听国民党军队警察包围乡师的情况，赶快把白山掩藏了起来。

晚上洪燕回到家，告诉白山说：

“军警包围了学校，县党部的人就公开点白老师的名字向校方要人。校长领着他们找了半天，没有找到，就把全体教职员和学生都召集起来，叫一个鬼头蛤蟆眼的人挨个儿认。这个人好像认识你。”

白山听了这个人的长相，立刻义愤填膺地骂道：

“啊，这小子叛变了！”

洪燕赶快叫父亲筹备一些盘缠，连夜护送白山从城墙的一个豁口溜出县城。白山逃到沈阳找到满洲局报告，正赶上“九一八”事变。

事变后不久，满洲局便派他到辽西山区发动群众拉抗日游击队。为了发动群众，他把洪燕唱得最拿手的《东北地方好》的小调旧谱填上抗日新词，教群众唱。词虽然变了，旋律没有变。

白山一听到这个小调，就禁不住联想起洪燕来。

此刻，白山抑制着自己的感情，没有马上上前跟洪燕打招呼，他想：

“一晃，分别四五年了，又是东北沦亡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大动乱的年月，鬼子烧杀、抢掠、讨伐、清乡，有些同志英勇地牺牲了，可也有的人当了无耻的汉奸。她已经多年没有消息，还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呢？！”但他又想：“她既然喜欢唱这样一首怀念东北故乡的歌子，又唱得那么动感情，又想起洪燕过去的种种表现，他相信她决不会有坏的变化。”他的脚又向前挪动起来。

面向湖水唱歌的两个女青年仿佛觉得有人在背后偷听，警惕地转过了身，一看是个穿着中式裤褂、胡子拉碴、面容憔悴、个子高高的男子，又不约而同地都转回去。洪燕忽然心里一怔，连忙转回头瞪大眼睛朝着白山张望起来。

白山正凝眸定睛地望着她，两个人的目光一接触，都恨不得一下子冲过去。但他们谁都没有动。相对望了好一阵，洪燕冲口喊道：

“啊，白老师！”

“洪燕！”

“哎呀，真没想到能在这疙瘩见到你！……”她眼里已经饱含泪水。

“是啊，我也万想不到……”

两个人却又沉默，相对无言了。

洪燕忽然发现女伴拧着身子看白山，就赶忙拉过女伴来介绍道：

“玉琴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白山老师，真没想到，会在这疙瘩碰见！”

洪燕说到这里，忽然又想起也应当向白山介绍自己的女伴，于是又转身一指说：

“白老师，她是我往关里逃难时在火车上认识的难友韩玉琴，她现在在在东北大学读书。”

白山仔细看了看韩玉琴，点了点头。韩玉琴的丰满敦实的体形，不仅跟洪燕的细高身材形成对照，而且那圆圆的大脸也跟洪燕的瓜子脸形成对照，只是脸色都一样白，眼睛都很明亮，闪闪发光。

韩玉琴平日常听见洪燕念叨白山，今天真的见到了，也很高兴。白山光着头，两腮塌陷，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；但是气宇轩昂，风度翩翩，仪表非凡。她禁不住亲切地说道：

“白先生，洪燕姐总是提到你，还夸奖你，真是久仰了！”

白山嘴里重复着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……”下面却不知道再说什么好。他从来没有这般窘过。这时洪燕又热情地问道：

“住在哪疙瘩啦？不常来北海吗？咋今天才在这疙瘩碰见？”

韩玉琴觉得洪燕是那样高兴、那样激动。虽然称“老师”，可是她早从洪燕嘴里知道他们之间不是一般师生的感情。于是她神秘地向洪燕挤挤眼，说道：

“你们分别多年，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起，在这疙瘩多唠唠吧，我先回学校啦。”

洪燕不好意思地拉住她说：“忙啥？一块堆儿谈谈吧！”

韩玉琴机灵地一挣扎，笑笑说：“不啦！”扭身就跑了。

洪燕一边追一边说：“你看你！你看你！”追不上才挥手跟她告别。

洪燕回到白山身边。两个人都觉得这次奇遇像是做梦。

夜色笼罩着大地，湖面映着几盏路灯闪闪放光。洪燕那沉郁的眼睛像湖水一般地望着白山，白山强制着噗噗的心跳，拉起洪燕的手说道：

“来，椅子上坐坐！”

洪燕同白山并肩坐在水边椅子上，两颗心怦怦跳动，默默无语。几年来国破家亡，颠沛流离，多少离情别绪，一下从何说起？他们坐了好久，洪燕像当年向老师汇报似的，倾诉起分别这几年的遭遇和相思之情。

原来白山离开学校后，洪燕还在家乡参加了抗日武装。后来日寇占领了松花县城，他们的队伍被打散了，洪燕不甘心当亡国奴，化装成难民逃离家乡到北平参加了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。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被查封后，她由一个同乡介绍到鼓楼东净土寺小学当教员。因为她在学校里教学生唱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》，被校长叫去谈话，要她“识时务”，不仅不准再教学生唱那种“挑拨”中日“恶感”的歌曲，还要她宣传《睦邻令》。洪燕辞职不干，从此失了业。许多东北流亡青年同情她，又喜欢听她唱这首怀念故乡的歌曲，就围绕着她形成了个小圈子，刚才一起唱歌的韩玉琴，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也是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。

白山听了洪燕的倾诉，也把自己这几年的战斗经历和遭遇告诉了她。他对失去战友的痛苦和对时局的忧愤，强烈地感染了洪燕。洪燕抬起头，忧郁地看着白山那瘦削的面颊，说道：

“你可瘦多啦！”这话里带着一种少女所特有的关切和怜爱。

白山问道：

“是不是显得很老苍？”

洪燕欣赏似的看着他，却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。

“你看你那胡子！”

“胡子怎么啦？”



洪燕笑而不答。

白山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，这才明白过来：自从来北平以后，事事不如意，哪还有心思刮胡子！如今长得这么长。他尴尬地笑了一下。

洪燕却收起笑容，无限感慨地说道：

“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，你在乡师的时候，多么潇洒、诙谐，说说笑笑，好像天下的事情不在话下似的。如今，我看你完全像行吟泽畔的诗人屈原了。‘九一八’啊，把我们东北人的青春和欢乐都夺去啦！”

白山点点头，看着洪燕说道：

“这四五年來，你也显得深沉、老练得多啦！”

洪燕沉默很久，感叹道：

“这种年月，能不叫人忧郁吗？！”

白山向她靠近一些，用哀怜的眼神安慰着她。洪燕感到亲切，一股暖流充满全身，久别重逢的情感，像潮水一般涌上心头。她断断续续地说道：

“我们在松花县发动抗日救国运动时，多么渴望有你这样一个领导人呀！斗争中遇到困难，我时时都在想：有你在一起该多好呀！特别是有那一回，我因为发高烧，没能跟着队伍上山，留在家里，日寇汉奸清乡查户口，叛徒领着抓人，整个松花县城变成了血腥世界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一想到你常说的：‘要当暴风雨前的海燕，不要像企鹅畏缩在崖石底下！’立刻精神抖擞，有了信心和勇气。进关以后，虽然不那么紧张、恐怖了，却又成天木痴痴的，光觉得空虚、寂寞，心想在北平能碰见你才好呢！”

白山抓住洪燕的手拍拍，安慰说：

“这不碰见了么！”

洪燕更靠近白山，说道：

“是啊，忽然杳无音信，忽然又像童话似的碰到一起，真像做梦一样！”

两个人幸福地沉浸在回忆里了。

洪燕打破静默，接着说：

“这些年来，虽然远隔千里，谁也不知道谁的下落，可是我总觉得我